

郑板桥集外词

卞孝萱 辑

《板桥词钞》一卷，系郑板桥自选手书，乾隆七年由司徒文膏精刻而成。计选词八十首，用二十三调。我从郑板桥墨迹、影印本以及前人所著的词话、书画题跋中，共发现郑板桥佚词八首，弥足珍贵。今值郑板桥诞生三百周年，辑录发表，以作纪念。

一九九三年卞孝萱记。

西江月

微雨晓风初歇，纱窗旭日才温；绣帏香梦半朦胧，窗外鹦哥未醒。蟹眼茶声静悄，虾须簾影轻明；梅花老去杏花匀，夜夜胭脂怯冷。

据上海博物馆藏郑板桥墨迹：“扬州二月，花时也。板桥居士晨起，由傍花村过虹桥，直抵雷塘，问玉勾斜遗迹，去城盖十里许矣。树木丛茂，居民渐少，遥望文杏一株，在围墙竹树之间。叩门遂入，徘徊花下。有一老媪，捧茶一瓿，延茅亭小坐。……食罢，其女艳妆出，再拜而谢曰：‘久闻公名，读公词，甚爱慕，闻有《道情十首》，能为妾一书乎？’……书毕，复题《西江月》一阕赠之，其词曰：……。母女皆笑领词意。问其姓，姓饶；问其年，十七岁矣。”

百字令

三宿崖

巉岩怪石，似狮蹲而怒，虎卧而起。又似深林藏古庙，四壁

揶揄之鬼。凹者成盂，凸而为髻，缝裂香花媚。披麻斧劈，画家皴法都备。堪叹畴昔金人，兵残阵折，三宿悬崖蔽。半壁江山非正朔，也有神灵怪异。穴肯藏狐，鼠能依社，造化知何意。至今洞口，枯藤老蔓阴翳。

凤皇台

凤游台上，是昔年狂客，旧题诗处。黄鹤楼头能搁笔，那得虚心如许。戛玉铿金，倚声切韵，刻酷卿何苦。分明兀界，不许前人独步。而今台变为池，鸥多于凤，往事波流去。一片夫容江岸上，败叶沙沙剪雨。梵院尘封，松关树秃，一望惟黄土。夜深老鹤，数声磔磔云里。

莫愁湖

秋情何限，向秣陵关畔，典衣沽酒。提到莫愁湖上饮，蓉菊霜前雨后。修竹人家，小桥篱落，映带吴山瘦。风光澹淡，少个丹青画手。便道结绮楼新，灵和殿丽，成败难回首。何似卢家新娶妇，也有郁金堂构。海燕双栖，野鸳同宿，只此堪长久。休教近御，亡家亡国借口。

前两首据《晨风阁丛书》第一集，后一首据《郑板桥行书真迹》。

贺新郎

题友人藏李越志（？友）先生墨迹

前辈风流尽，递年来断紈零楮，化为灰烬。何幸故人藏妙墨，满幅龙蛇困蠢。恰又似飞花糝径，未敢披图容易看，拔云烟直上吴山顶，展玩处，青天近。还愁木客山妖狠，卷天风霎时攫去，空拳难并。分付小鬟藏密室，妙酒名香细领，总无补当年蹭蹬。短发黄须贫可老，破衣衫不耐春风冷，浮大白，浇君恨。

据北京庆云堂藏《孔宙碑》粘条。

一 剪 梅

不幅齐纨七尺长，不画春芳，不画秋芳。写来蕙草意飘飏，恍在潇湘，又在沅江。红罗斗帐挂深堂，月夜流光，雨气新凉。薄衾碧簟拥韦娘，帐里花香，帐外花香。

据裴景福《壮陶阁书画录》卷十八：“板桥兰竹菊帐额，词、诗颇妙，未入本集。‘……调寄《一剪梅》，郑燮’。此仲弟所得，时夸示客。福。”

忆 秦 娥

何时了。有缘还是无缘好。无缘好。怎生禁得，多情自小。重逢难觅回生草。相思未刷招魂稿。招魂稿。日如有恨，天胡不老。

春光泻。春风记得花开夜。花开夜。明珠双赠，相逢未嫁。旧时明月双钩挂。至今提起心还怕。心还怕。漏声初定，玉楼人下。

据李宝嘉《南亭词话·郑板桥词》：“郑板桥令山东潍县，有循迹，民受其施。盖区区七品官，以艰难困苦得之。阅历既深，尤习于世故情伪，故足当众称而无惭德也。顾郑虽孤洁，察察自喜，而佻脱不废声妓。少年文酒，时或流连，酒酣耳热，恒自道其逸事。有《忆秦娥》词二阙，盖生平本事诗，而为原集所未刊者。词曰……。”

附录

上海大德书局石印《板桥笔记小说》四卷，托名“板桥郑燮”。卷首载郑板桥《贺新凉·七夕词》，不见于《板桥词钞》。由于此书乃伪书，对这首佚词，暂不肯定为郑板桥

作品，仅录之以备读者参考。

灵鹊桥初就，忆迢迢重湖风景，去年时候。岁月不留人易老，万事茫茫宇宙，但独对西风搔首。巧拙岂关今夕事，笑痴儿呆女流传谬，添话柄，柳州柳。道人识破灰心久，但好风凉月佳时，疎狂如旧。休笑双星经岁别，人到中年以后，云雨梦可能长有。雪藕调冰花薰茗，趁梧桐雨过新凉透，且随分，一杯酒。七夕词，调寄《贺新凉》，板桥居士郑夔。（阳文方印“七品官耳”）

以下考证《板桥笔记小说》非郑板桥著作：

一、姓氏不合 卷四《缢鬼》：“吾宗有张七先生者，忘其名。”郑板桥怎能称“张七先生”为“吾宗”？

二、别号不合 卷一《银十字架》：“瓶庵曰。”同卷《水府仙姝》：“异史氏曰。”郑板桥没有“瓶庵”、“异史氏”别号。

三、籍贯不合 卷二《陈阿尖》：“游吾宜兴。”郑板桥不是“宜兴”人。

四、家世不合 卷四《毕正达》：“山东大侠士闵老在先生，……至江苏宜兴居焉，从其游者，予祖父外，尚有八人，毕公正达其一也。……至光绪二十六年，毕公以病歿。”郑板桥的“祖父”与光绪二十六年病歿之毕正达，一先一后，非同时人，此为《板桥笔记小说》非郑板桥著作之铁证。《毕正达》篇中与郑板桥家世不合之处甚多，不一一列举。

卷三《陆秀才》：“先祖再春公，官山左”郑板桥祖父没有“再春”这个字、号，也未至“山左”做官。更与《毕正达》

“（予祖父）役于某富翁家，越二年，渐有积蓄，挟资设米肆于市，久之得数万金，称小康焉”自相矛盾。一为官僚，一为商人，皆与郑板桥祖父不合。

卷四《镖师妇》：“辛亥冬，予随父居京师。”郑板桥生于康熙三十二年（癸酉），卒于乾隆三十年（乙酉），他一生中，只有雍正九年是辛亥，此年三十九岁。《板桥诗钞·七歌》之一

云：“郑生三十无一营，……今年父歿遗书卖，”既然郑板桥三十岁已丧父，怎能三十九岁“随父居京师”？何况郑板桥父未到过京师！《镖师妇》内容与郑板桥家世不合。

五、与郑板桥生平不合 如：（一）卷二《齐林王氏》：“嘉庆元年三月。”同卷《幼丐》：“吾友李君露园谓咸丰间。”卷三《飞石和尚》：“红羊军兴。”同卷《月下舞剑》：“洪杨之役，……迨会〔曾〕国藩用兵始平。”卷四《毕正达》：“及红羊军兴。”同卷《镖师》：“红羊乱后。”同卷《李氏子》：“咸丰初，太平军首领名王麻子者。”郑板桥卒于乾隆三十年，怎能记载嘉庆 咸丰、太平天国之事？（二）卷一《银十字架》：“因忆庚子拳匪之乱，……相传当日徐桐、启秀与慈禧后密议废立，其计已决，就商于荣禄，……当时刘坤一、李鸿章、张之洞辈联电抗议。”郑板桃怎能记载义和团之事？（三）卷一《谈鬼二则》之二：“予友叔型，谓其乡先辈方信扬先生……宦游皖省，政通人和，会革命事起。”郑板桥怎能记载辛亥革命之事？（四）卷一《婴宁第二》：“非科学世界所宜有。”卷二《黄山老人》：“亦伤心人之抱种族主义者。”同卷《陈阿兴》：“窃某富户洋二千元。”卷四《马如龙》：“如龙生子女各一，今皆已挟小书包，日往学校中读书去矣。”生活于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的郑板桥，怎能说“科学世界”、“种族主义”？怎能预知“洋钱”、“学校”？（五）卷二《镖师女》：“前清乾隆时”。卷四《镖师》、《卖花翁》：“逊清中叶”。所谓“前清”、“逊清”，皆是民国口吻，不可能出于郑板桥笔下。

综观《板桥笔记小说》全书，乃抄袭唐、宋、明、清至民国之笔记小说（包括翻译小说），拚凑成书。书商托名“板桥郑燮”，以求畅销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京大学中文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毛华轩）